

給悲觀中仍積極追求的香港人

目錄

人生語粹

自由	愛情	希望	孤獨
/	/	/	/
37	31	27	22

編序	/	9
作者序：夕陽與朝陽	/	
		14

沉默	/	42
忠於自己	/	
獨立	/	55

我 / 63 沉默 / 42
忠於自己 / 獨立 / 55
獨立 / 48

思想語粹

民主	/	66
言論自由	/	
反抗	/	79
異議	/	88
中國政治文化	/	95
知識分子	/	
人性	/	112
工作	/	104

知識分子 / 104

人性 / 112

工作 / 104

反抗 / 79

異議 / 88

中國政治文化 / 95

言論自由 /

民主 / 66

沉默 / 42

忠於自己 /

獨立 / 55

我 / 63

生活語粹

智慧	/	120
兩性	/	125
美	/	131
優雅	/	137
閱讀與寫作	/	141
工作	/	145
勇氣	/	150
歲月	/	158

從《七十年代》到《九十年代》

《七十年代》發刊詞	/	164
百期紀念雜感	/	166

《七十年代》十週年雜憶 / 170

《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》自序 / 183

《七十年代》一九八一年八月號卷頭語 / 187

對讀者負責就是我們的方向 / 190

廿年編雜誌，每日見中華 / 196

廿五年，我的心路歷程 / 206

給讀者的一封信——本刊下期出版休刊號 / 219

《九十年代》休刊詞 / 224

我們完成了怎樣的歷史任務 / 226

訪談錄

李怡訪問徐復觀（一九八一年） / / /

李怡訪問勞思光（一九八一年） / / /

李怡訪問余英時（一九八二年） / / /

262 252 236

編序

陳雅明

三年前，我編選了八十篇李怡先生的代表作，打算彙集成書，為他八十歲祝壽。可惜因為內容「太多」，刪減也無從下手，書就在出生中流產了。不久後，社會氛圍急劇變化，我親眼目睹許多悲哀的事情，亦在現實生活中掙扎求存，編書的事就埋葬在記憶的地下室了。

然而，去年接受《坐着雲起時》（關於李怡先生的紀錄片）的拍攝訪問時，導演給我看一張滿是潦草字體的紙，竟然是三年前我為選集寫的草稿，那張廢紙原來仍然留在先生的手上，我卻幾乎忘記選過什麼文章了。縮瑟在角落的記憶又不知不覺地走出來。

據說，只有變形的記憶，沒有消失的記憶，而記憶的形狀隨自己變化，所謂回憶大概就是現在的自己對過去的自己的詮釋吧。

自港大讀書以來，認識先生將近五年。這些年來，與先生不時談到他的回憶，那些對話的碎片足以寫成一本有趣的書。當然，沒有寫成。可幸的是，先

生近日終於決心寫回憶錄。這個考慮以我所知超過十年。他猶豫要不要寫回憶錄，因為人性的深處總是對自己有不自覺的虛飾，作家尤其如是，寫回憶錄的過程是對自己忠實的不斷挑戰，而「忠於自己」則是他對自己寫作、對人生的首要原則。

魯迅說：「我的確時時刻刻解剖別人，然而更多是無情地解剖自己。」華文世界中，最難能可貴的是「解剖自己的文字」。

在出版回憶錄前，我認為出版一本讓讀者較全面了解先生思想、經歷、心路的書是有意義的。為了編選這本書，我重讀了先生過百萬字的作品，有些是近年的，有些是幾十年前的，部分是成書的，部分是散佚的。閱讀的最大發現總是在重讀時發生。三年前我忽略了十多篇關於先生自己的舊文，現在卻看到不為歲月褪色的永恆價值，從中看到一個作家真誠而勇敢地剖白内心世界，包括先生離開左派前的內心掙扎與矛盾。

他在《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》的自序寫到：「其後，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，有了重大的壓力，使我一度既被『勸告』、也不得不考慮要把銷路廣闊的《七十年代》月刊停辦，並考慮自己從此沉默。但在事實不斷被謊言掩蓋的世界裏，我實在很難沉默。性格是決定命運的，於是寫作這些文章的這兩年，遂

成為我生命中最多矛盾和坎坷的日子。我不僅要否定自己以前的一些看法，而且要被迫放棄一些事業基礎和個人利益。我不否認這是痛苦和需要勇氣的。但極有限的真話也必須要有人講出來。所以儘管這本書中的見解無甚高論，但對我來說，我珍惜在生命中有這麼兩年，憑勇氣，付出個人的代價，寫下了這十篇文章，說出了極有限的真話。」

在二十八年辦雜誌的生涯中，先生寫自己的文章其實不少，可惜絕大部分沒有彙集成書出版。據先生說，在結束《九十年代》不久後，有台灣出版社聯繫他，希望出版關於他自己的書，當作回憶錄。不知道是什麼原因，他覺得不值得再花精神編輯那些文章，事情就不了了之。我現在選了十一篇這類自傳性的文章，放在「從《七十年代》到《九十年代》」一部分。

本書另一類型文字是「語粹」。如果這本書能夠在三年前出世，必定是以「選集」的面貌示人。「選集」的缺憾是掛一漏萬，作品愈多，愈難取捨。先生六十年不間斷地寫作，早就寫超過一千萬字，以往辦雜誌時寫較多大塊文章，動輒過萬字，收錄也實在不容易，何況現在流行「長文慎讀」的風氣。因此，我把近百萬字的內容以「雋語選粹」(an anthology of witticisms)的方式選材，從文章擷取精華，分門別類，進而統攝在各個主題下。那樣短小精悍的妙語既

可單獨欣賞，又連成層次有序的長篇，不失廣度，也不乏深度。

讀者在本書「人生語粹」、「思想語粹」、「生活語粹」三部分能夠了解先生對世事各樣話題的洞明見解，學習簡明有力的推理能力，欣賞深入淺出的表達能力，一石三鳥，豈不快哉？《人類大歷史》的作者哈拉瑞說：「在一個資訊滿滿卻多半無用的世界上，清晰易懂的見解，就成了一種力量。」在「意見領袖」嘩眾取寵的時代，一個以嚴肅寫作為主的作家，竟然幾十年來都有廣大讀者支持，如何能夠不迎合市場而突圍，這是對現今知識分子的重大哉問。

本書最後一類文字則是「訪談」。先生在八十年代訪問不少名作家及學者，每篇訪談的討論既廣且深，曾經編成《知識分子與中國》一書，但書早就絕版，讀者不容易找到。那些訪談很值得讀，但往往逾萬言，再版又有沒有人想看呢？細讀那些訪談後，就會發現先生許多想法及見地來自那裏，至今他仍不時引用徐復觀及勞思光兩位學者的看法，並且公開稱在思想上及人格上深受兩學者影響。遺憾的是，我編的這本小書不能收羅全部訪談，只收錄了徐復觀、勞思光、余英時教授的三篇訪問。當然，其他訪問也是值得一讀再讀的，先生近年就寫過：「自從訪問徐鑄成以後，我就把『不畏群情』列為知識分子『不畏權勢』之外的重要準則，而且是更重要和更難堅持的準則。尤其是見到為對抗強權而

遭到『一沉百踩』的弱勢者，我幾乎是無可救藥地會站在他們一邊。」「在我從事文字工作的漫長生涯中，大致而言，前半生是『不畏權勢』的掙扎，後半生是『不畏群情』的掙扎。」在先生寫那些文字時，我直接經歷到當中的一些事情，並體會到他秉持寫作原則所付出的勇氣與代價。

人生畢竟是有遺憾的，正如這本書沒有在三年前出版一樣。然而在歲月的沉潛中這本書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，我敢說這本書比三年前好得多了。無論如何，完成一個心願後，心情是欣然的、輕鬆的，而更好的在未來，期待李怡先生的回憶錄。

夕陽與朝陽

有時會聽到一些九斤老太的抱怨，說現在的年輕人都不看書了。回想我的少年時代，連收音機都是奢侈品，最可看的當然就是書了。比我小一輩的青少年，有電台電視，看書已較少。到了現在的網絡時代，年輕人也成為電台電視的稀客。科技日新月異，如果我的少年時代有現在這麼多吸引眼球又不用動腦的東西可看，會不斷看書嗎？所以，怪不得年輕人。

在我認識的年輕朋友中，陳雅明卻是例外，他喜歡看書，常跟我分享他看過什麼書，有什麼想法。

他大學剛畢業那年，跟我说想辦一本像《九十年代》那樣的雜誌。我說，現在辦這樣的雜誌，會有多少讀者？可以負擔得起雜誌的開支嗎？還有，現在有沒有那麼多寫文章的好手？他回答不出來，但我想辦雜誌這個念頭沒有從他頭腦中消失。

《九十年代》的前身是《七十年代》，一九七〇年創刊，到一九九八年有點心不甘情不願地說「休刊」，實際上是停刊了。停刊至今超過二十年。我曾說，我創辦了這本雜誌，而這本雜誌也創辦了我，對我的社會關注角度，對我的思想、閱讀、寫作影響極大，可以說改變了我的下半生。不過，現在還記得這本雜誌和談到它的人，都垂垂老矣。年輕人怎麼會去找來看？但雅明就在圖書館把這雜誌的合訂本找來看了，大概是看了才說要辦雜誌這樣的話。

年前，他又對我說，想在我寫的書和文章中，收集一些短句斷章來出版，從中可以讀到我關於人生、社會、生活和思想的一些零光片羽。我說你去編吧，我沒有意見。於是，他找了我出過的書寫過的文章，編了這本「語粹」。他把編好的文稿給我看，我接過了，但沒有怎麼看。何必看呢？肯定是從我的文字中摘出來的，至於選了什麼、什麼沒有選，那都是關注我寫作的一個年輕人的選擇。當然都出自我的文章，但更是出自他的選擇。

後來，他又從《七十年代》和《九十年代》中，收集我那二十八年辦雜誌的心路歷程的敘述，以及曾經刊登過的三篇他認為重要的訪問記。這兩部分，無論對於《七十年代》、《九十年代》來說，還是對於我來說，都很有意義。

不僅有紀念意義，而且可以從中看到：經歷那些年中港台巨大時代變遷的一整代知識人，我們的思想認識是怎麼樣走過來的。我目前正在寫往事回憶，這本書收錄的就是當年的一些原始文稿。

人類社會的發展往往是往復循環的。西方有份量的報刊，從被網絡取代、被碎片化、被邊緣化，近來又有回到深度報導、深度分析的趨勢。長篇報導分析不但有報刊組織去寫，慢慢也從小眾閱讀擴散。因此，年輕人想出版書籍，想辦有份量的雜誌，未必是夢想。平面媒體曾被認為是夕陽工業，但誰能說不會是朝陽工業呢？再說，夕陽跟朝陽也很相似吧。

這本書的看點不是作者而是編者。重點不是看我寫了什麼，而是看現在一個愛讀書的年輕人怎麼看我寫過什麼，而年輕人代表的就是現在和未來。



曾經被稱為「東方保羅·紐曼（Paul Newman）」。
李怡自嘲是 Poor Oldman。



在《九十年代》雜誌社編輯與寫作。



《九十年代》

人生語粹

真正的孤獨是你不得不與一個厭惡的人共睡一床。



《九十年代》

· 1 ·

人是社會動物，人需要在與他人交往中得到快樂，在意向相近的群體中圍爐取暖。孤獨意味寂寞，一般認為孤獨不是快樂的人生。

· 2 ·

孤獨，是一個正面的用語，還是負面的用語？正面的用語：你是否享受孤獨？負面的用語：你是否害怕孤獨？

· 3 ·

丹麥作家齊克果在一八三六年的日記中，這樣寫：「我剛從一場派對回來，我是派對上的活力與靈魂：我字字珠璣，人人都因此歡笑，崇敬我，但我走開，我在這篇日記裏確實需要用到如地球軌道一般長的破折號——我想一槍斃了自己。」

· 4 ·

孤獨，很少人喜歡。

不過，孤獨不等於寂寞。

· 5 ·

人是社會動物，若沒有了人與人的社會聯繫，孤家寡人一個，就會感到寂寞，而寂寞會讓人發慌。

· 6 ·

孤獨是一種處境，寂寞是一種感覺。

孤獨的處境，未必就有寂寞的感覺。

· 7 ·

我平日與朋友談笑，表面很少有人察覺我的被動，但其實我這兩年的生活充滿矛盾：我常常故意留在家中獨享孤獨，似乎只有孤獨才可以同她作靈魂溝通，但另一方面我有時害怕孤獨，覺得需要朋友。